

写作

2

读书

如东日报

修志学“李论”偶记

□ 刘昌年

近日,我目睹《如东县志》新版样本,除庆幸县志主修、总纂受县委县政府重托精益求精硕果外,作为编纂人员为修志向总顾问李明先生学习受益匪浅,曾偶记留念。

古镇打扫最后一抹夕阳,
鸡犬已入梦境。
千家万户享受幸福,
我却在斗室陪着孤灯。
友人以为这样孤苦、冷静,
我并不幻想青藜①照明,
却陶醉于这种光景——
案头李氏宏论上“花朵”②芳馨。

咀嚼着手中的一部部、一篇篇,
精品力作在心坎上留下烙印;
专注于目下的一行行、一字字
汇成脑海中不落幕的电影。
虽不能实现心有灵犀一点通,
却找到他山之石碰火的精灵。
无愧上海夸他志坛“东方之子”,
鞍山称之为“中国编志界的一颗新星”③!

金鸡报晓,夜暮化作光明,
“阳光”伴着旭日东升;
“花朵”踮身百花齐放,
“音符”在主旋律中发声。
良辰,扣心自问追寻结果若何?
殊不知,心中的见识是五部真经?!
豁然开朗后走上办公室,
再修县志,始觉心开目明。

注:①传说先祖刘向受汉成帝之命校刊《五经》和秘籍。某日夜暗独坐,忽有一黄衣老人手持青藜杖进室,吹燃藜杖,室内通明,传授一文,赠送古籍,告别。刘向获得真经,学业事业有成。刘氏留下堂名青藜堂。

②“花朵”等为李明先生的专辑《拾起心中的花朵》缩写,另“阳光”代表《收藏生命中的阳光》,“音符”代表《珍藏拨动心弦的音符》,还有《江苏当代方志论文选》《新地方志学简编》等志论。

③鞍山方志专家、《中国当代志坛群星集》主编邵长撰撰文“中国编志界的一颗新星——李明”。新华出版社将《东方之子·李明》载入《东方之子》(第三卷),认为:“李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独步中国志坛。”

踏青(外一首)

□ 徐希田

三月鸢飞动舞,
八音迭奏韵悠扬。
邀朋陌野寻春去,
携春温柳摘果尝。
几树天天游客醉,
千园灿灿菜花黄。
村中自有缤纷景,
喜品清新早茗香。

油菜花开

不慕繁华都市景,
甘居陌野自芬芳。
丛丛翠带随风舞,
簇簇金花映日黄。
秀色迷人三五岭,
风情醉客万千方。
寻寻觅觅蜂蝶疾,
几处田间彩蝶忙?

日出东方(外一首)

□ 李家澄

旭日初升始东方,隔海相望是故乡。
民族复兴国人梦,赤诚游子心向阳。

记住乡愁

借翅高飞越西洋,怀揣乡愁赴他乡。
一缕情丝万里远,黄河长夜夜夜唱。

飘落在湖边的霓裳

□ 孙天浩

在尚湖,临水眺山,忽然想到了《诗经》里的句子: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美人临水而鱼沉,水因美人而凝碧,水和女人不能缺一,但在四月的尚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微波空泛柳扶苏,美人何在?

一切都因为尚湖是男人的湖。起皱的湖水分明是一个男人脸上的皱纹,圆圆涟漪就是他镌刻在历史深处的笑容。皱纹好深,既是他年届耄耋的写照,更是春秋刀戟的凌割所致。在史册暗黄的纸页上,他以熠熠生辉的身姿沉睡在朝思暮想的华胥梦里,忽然跨过数千年的时空,以大理石塑像的形态穿越到实现中国梦的今天,该要大发天翻地覆的感慨罢。他坐镇在这湖的一隅,是要聆听后人对他的赞赏的。不过在我看来,他如湖边行将枯死的残柳,用最后一点绿色书写生命的残章罢了。他目光深邃,皓髯飘拂,一根钓竿横在腹前,不是钓鱼意在获鱼的样子,而是以此掩盖深藏的心机。他在静观变,等时机,然后风云天下。这样的人,我不喜欢。

可叹,这个叫姜尚的人夺占了一湖的名分,却夺不走属于美人的一湖碧水。飘逸的湖岸像美人的一颦一笑,走在湖边,粗俗的人不得不庄重,不得不儒雅。远处的山影当是虞山,起伏的山峦透出厚重

博大的气势,仿佛是虞山学派的博洽鸿儒们,一个个满腹经纶,即使隔着距离和时空远眺,也得仰望叹。画舫在水上游弋,注目的一瞬似乎不动,成为美人身上的痣,偶尔点缀在洁白无瑕的胴体上,标出出美的特质,清清可人,令人过目不忘。往前走,猛遇到一群郁金香,挺着艳丽的容颜,将芬芳泄了一地。游人真是善解他们的意,不愿辜负了它们的片片芳心,纷纷俯下身来亲近。我也将艳收在眼底,将香吸进鼻孔,一下子,清冷,娇媚,淡雅,浓烈,高贵,平凡等等矛盾又不矛盾的感觉在心海里掀起冲天的波浪,人变得心旷神怡了。三两处亭台错落湖上,是美人腰带的扣眼,将水的这头和那头串联起来了,湖水有了顿挫,有了节奏,自然就是美人的一颦一笑,先是掬成花蕾蓄蕊的模样,然后清风逍遥,笑成一朵盛开的荷花。

这便是杨玉环的神态了,她根植在开元盛世歌舞升平的土壤里,被风流倜傥的唐明皇李隆基的爱河之水浇灌,开成了一朵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她在音乐声中扭动着水蛇腰,配以传情的眼波和妩媚的微笑,一顾倾城,再顾倾国,李隆基早已魂飞魄散,踉跄满志飞到爪哇国无影无踪了。无情未必真豪杰,他想他该放下冗繁的政务,陶

醉在盛世和美人双重甜蜜里,忘我忘天地生活。一旦失去了礼仪,没有了约束,男人肚腹下的魔鬼就会蠢蠢欲动为所欲为,雄才大略的李隆基从此沉酣酒色,不能自拔,开元盛世到了这时候似乎只有音乐只有美人了。音乐袅袅,美人奕奕,一个旷世的诗人吟诵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诗人峡冠博带,白衣著身,若天仙下凡,加上有李林甫为他脱靴,杨玉环为他磨墨,好不得得意也哉!他用诗把马屁拍到天上,李隆基高兴得大喊一声:“赏!”真金白银就哗哗地流到了“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诗仙腰包里了。杯觥交错,美女如云,浪声盈耳,当场的人谁也不可能细细品味他的诗。他的诗里其实暗藏着玄机:“无限恨”即将被安史之乱的硝烟点燃,美人的芳魂行将在马嵬坡凋零,一曲悲歌,两厢生死,岂不“断肠”!羡慕马嵬坡的萋萋荒草罢,能承受绝代美人的肌体,是草的艳福;羡慕马嵬坡的尘埃尘土罢,美人身上的如云一般的霓裳飘落在地,是土的香梦。一切都轻盈得听不到一点声响。

美人不散的芳魂从此就依附在牡丹花里,使在尚湖流连的我能够有幸一睹其芳容。群芳闪现,红的粉的紫的白的复色的,是美人不同时段的情态,红的是羞态,

粉的是睡态,紫的是怒态,白的是妆态,复色的是娇嗔之态,半开的是矜持之态,盛开的是傲怀之态。尚湖成了华清池,满湖荡漾的是美人洗落的玉脂凝膏,还有她乐极生悲的泪水。

前头不远处,一个年轻的女子正俯身用手机拍牡丹花,她的较好的脸庞几乎擦着花瓣,似乎要将花当作镜子,照出自己更美。一群小孩儿在花丛间穿梭嬉戏,犹如牡丹仙子的童子,天真浪漫,那笑声里仿佛掺杂着仙子的笑。看护牡丹花的老奶奶已有七十多岁,戴着遮阳的斗笠,坐在花台旁,睁着一双浑浊的眼睛,吃力地追踪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她五官端正,年轻时一定如花般美丽,浑身透出青春的气息,但现在,岁月的车轮在她脸上碾出了无数条纵横交错的沟壑,生活的烟尘盖住了她原本洁白如玉的肤色。可叹徐娘老矣,而一年一度花开依旧!世上最残忍的莫过于时光了!我忽然想,美人的不幸却是大幸,她在马嵬坡凋零的一刹那,也将美丽定格在历史的星空,永远不会老去。

我学着她那位用手机拍照的女子,弯下腰来,轻轻摩挲一朵粉红色的牡丹花瓣,不知为什么却听到了这位羞花美人在历史尘埃里的一声叹息。

张家界的野性美

□ 钱德明

张家界的山颠野,削壁剑峰,直指云霄。山势或危峰独耸,或三五成群,或连绵成阵。有的像身背草蓑的采药老人,有的像手捧鲜花的妙龄少女,还有的像相互偎依的热恋情人……。山峰的千姿百态,让人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张家界的十里画廊,座座正襟危坐的独峰分列两旁,远看就像众人在开重要会议,这种架势和他们各自野性难驯的个性迥然不同,我不禁哑然失笑。

张家界的夫妻岩,是两个自然生成的山峰,清秀挺拔,却很神奇,一个像男,一个像女,头挨头,身靠身,亲密无间,野辣辣地秀着恩爱,毫不顾及他人的评说,两人一立就是千年。鲁迅岩,是大自然的杰作。它惟妙惟肖地呈现鲁迅先生棱角分明的侧影,极易让人想起他深邃的思想、辛辣的批判和丰富的灵感。他的作品很野,看似信马由缰,却是绵里藏针,抨击时弊,同情百姓。

张家界的龙头峰,宛如一条昂首长啸怒视苍穹的蛟龙,看后给人一种我要飞翔的感觉。也许是因为这里天高地辽,这样的苍穹才适宜它驰骋腾飞,翱翔于蓝天。

张家界有两座高耸的巨石,石间是一人多宽的缝隙,深不见底。一游客站在巨石上,见一卜卦老者,出于好奇花钱抽来一签,我挤过去一看,黑底白字,赫然写着“不可涉险,否则有祸。”我笑着提醒:“兄弟,小心呀。”他“嘿嘿”一笑:“跳过去看看!”话音刚落,大步一跨,稳稳地落到对面的巨石上。老者一脸茫然,我却感叹:这野趣盎然之地,人心都变野了。

张家界的金鞭溪看上去不汹涌澎湃,似乎亦不“野”,可它却享有“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碧青”的美誉。它清澈、微绿、纤细,如同生长在乡野里的小姑娘,环山傍客,一路跑着、跳着、笑

着向前,每天都在为游客演奏《泉水叮咚》的钢琴曲。

张家界土家族姑娘的歌舞表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天生丽质的姑娘看中了游客中的一位帅哥,她主动上前,含情脉脉地围着他边歌边舞。那歌算不上动听,那舞算不上优美。可嗓音绝不娇柔造作,洋溢着质朴、真挚的情感,火辣辣的眼神,更是令人难忘。

张家界山坡的草地上有许多肥大的母鸡,它们正在晒太阳、转悠、嬉戏、觅食。柳树下,一只体型硕大的公鸡,羽毛华美,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迈着四方步,犹如大将军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如此放养,吸天然之灵气,取日月之精华,那鸡肉、那鸡蛋怎会没有野味?

张家界的猴子玩起来无所顾忌。有

几个好事者手举香蕉引诱猴子,片刻,众多猴子蜂拥而来,大胆猴王攀枝从天而降,从手中抢去香蕉,返回树杈剥皮,高兴地吃起来。有游客上前就去摸猴子,谁知猴子不解人意,跃起抢走了她的帽子,幸亏躲得快,没有受伤。再看那猴子,犹如武林高手,两纵三跳就上了树,戴上帽子,装模作样地做起怪相。一游客想与猴子合影,她趁一只公猴出神望远时悄悄靠近,刚把手伸向猴毛,就被猴子转身猛抓一下,吓得她捂头逃窜,一个劲儿地喊:“猴子,你怎么样呀!”我说:“正常得很,看见美女,男人会动心,猴子会花心。”游客们“哈哈”大笑。

张家界的山山水水,动物人杰都充满着野趣,这里确实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朋友有各种各样。吃喝的情趣相投的、年龄相仿的、忘年的、同性的异性的等等。何为朋友?我觉得各人的体会不一样!我常常在一起打牌的相互认为是朋友,共同做过一两笔生意可能成了朋友,某个时段情感缺失对方慰藉交了朋友,特殊需要对方满足了你认为朋友,相互体谅彼此理解老是惦记对方也是一种朋友!

我认为介定朋友有两个原则:一是看对方情和语是否相近,相处是否真诚,有无何种目的;二是相处时间能否长远,不能你在得势时热乎,在你落泊时远之。朋由两个月组成,交友不满两个月不可称之为朋友也!

是不是朋友自己心中要有数,常言道:亲不亲故乡人,人逢知己千杯少。朋友关键要知己,知己不知心不可称之为朋友!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朋友不要交也不能交。

朋友还要看关键时候能帮你过关。据说本地发生了一件事:四个朋友喝完酒去打打牌(赌钱),被人举报让公安部门受理并撤了职,好端端的正科级一把手当不成了,败在朋友手上。这种朋友成吗?还有一种朋友:人家明明不能喝酒,硬要对饮,结果喝多了失去控制犯了错,事后很后悔,觉得硬劝酒的人不是真朋友!有一种酒业的广告做好“朋友在体谅,不在酒量”,体谅才是真朋友!

人生在世不能不交友,但也不可交友不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是没有道理!对朋友要真诚,以诚换诚。自己不诚不能指望别人诚!人分三六九等是就素质而言。何为素质?即一个人受教育程度、从小所受的熏陶、从事的职业、自我约束能力、目前所处的环境等综合元素在这个人身上集中后的外在表现。因此,朋友要近疏有度,交往有尺。

朋友

□ 赵美祥

小村的早晨

□ 钱德梅

问喂鸡了,偶有一两个无事的老太太喂几只鸡,下了鸡蛋就跟宝贝似的,自己也不舍得吃,不是给小孙子留着就是被城里人买走了。

女人骂自己男人窝囊废的声音倒是比以前响亮了,伴着孩子的哭声,小村醒了,热闹起来。清晨的田野是宁静的,村子里一点响动都会传很远,比如在村头随口说一句话,站在田野深处的二猴子就会听得一清二楚的。在村子里住惯了,二猴子闭着眼只听村子里传出叫卖的声音就能分辨出是谁是什么样子。卖豆腐的是个中年男子,总是夸自己的豆腐干,又白又嫩,卖烧饼的叫王寡妇,一脸愁容,话不多,可她打的烧饼又大又好吃,炸油条的二神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看见来买的人少了就骂村人穷酸,连油条也不舍得买,买的人多了就吵着累死了,一不小心他就少给人家一两油条……刚刚退休不久的老卢早晨总爱用手托着买的烧饼或油条身子晃晃的走一街,逢人就讲早晨家不做饭,吃个烧饼喝杯牛奶就行了,村人附和着他几句夸他几声,他才一脸满足回家了。

二猴子走在空气清新洁净的麦田里,听着村子里传出人间烟火的声音,想象着性格迥异异生的相貌,二猴子露出一脸的不屑,就仿佛自己是看破红尘的世外高人。

太阳一点一点拱出地面,冒出的阳光象清凉凉透明的水,开始有一块云的堤坝挡着,不让向外扩散,一会就挡不住了,一泻千里,在田野里拥挤着流动着,淹没了小

村,灌满了沟沟渠渠,到处都是明晃晃的水的光泽。有人从村子里走出,走向天边,消溶在青绿的麦地里,像是隐藏了一个故事的引子。小村的一天开始了,好像和前一天一样,明天也和今天一样吧。其实也不是一样,只是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的,田里的麦苗不知不觉间晒透了田埂,柳树换上了一身嫩绿的新衣服,杏花桃花争先恐后的开了,云蒸霞蔚,只是不知那一场美丽的爱情故事还会不会上演呢。

又是春天了,今年和去年有许多相似,可不同的是几天前背着行李出门打工的几个年轻人又回来了,白搭了路费没有找着活干,他们咒骂着感叹着钱是越发难挣了。去年常在村子里的路上散步说话的几个老人现在不见了,村外的麦田里多出了几个新坟,小村里每年都会有一两个老人去那个世界的,那个世界也该有一个村子吧,这些老人过去了就像去某个陌生的城市打工,相互有个照应,才不会感到孤单呢。

村头每天早晨总有几个闲散无事的人,站在阳光里闲话消磨时光,他们谈天说地,预测家国大事,评论邻里之间的针头线脑。说者都是一脸的高深,仿佛他们对尘世间的事是无所不晓无所不知,有一个起来后好像脸也没顾得上洗,眼角还带着一粒眼屎呢。二猴子每次走到这里,他总是站一会,一般他只听不发言,有时候会情不自禁的笑一下。

这几个闲人正议论着这几天发生在小村的一件事,王五的二十五岁的儿子出去打工出事死了,赔了三十六万,前天刚

埋了,王五的老婆哭死几回了,她哭着说要知道儿子出去这样说啥也不会让儿子走啊,人没了,要钱有啥用啊。其中一个闲人对这话不屑一顾,他说人没了这样说,不出事不还得出去打工啊,中国这么大,每年出去打工的潮水一样,哪年不死人,轮着谁谁倒霉罢了,只不过他年轻,有些可惜,要是个岁数大一些赔这么多钱就划算了。

这个说岁数大也不愿意死啊,于是又说了村子里的外号叫大鸭子的,好几年前就常说等干不动了就在干活时从楼顶跳下来,还能给儿子挣几十万,够孙子娶个媳妇了,也值了,说着说着就快七十了,打工是没人要了,想跳楼死了挣娶孙子媳妇的钱也死不成了。说话时大鸭子过来了,赶着他买的几只羊,去南面的河沟子里放羊,干不动了就靠放牧几只羊赚取些零花钱了。大鸭子身材高大,走路腿脚显得笨了,左腿还一瘸一瘸的,出一辈子苦力落下的劳伤都回来了。

远处有一个妇人喊吃饭了,嘴里不满的还骂一句懒种,啥活不干,就知道闲白话,吃饭还得请啊,被喊的这个脸上就不自在了,又不敢还嘴,悻悻的嘟囔一句说吃饭就走了。该吃饭了,二猴子和这几个人也都散去了,村头一下子空空的,连一个影子也没有了,早晨的时光匆匆就要过去了。

起风了,吹过村空荡荡的街道,吹起村头几片肮脏的卫生纸,挂在刚发芽的树枝上不动了。小村新的一天开始了,只不过和前一天太相似了吧。